

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力作

ZHONGGUODANGDAIKONGBOXIAOSHUOLIZUO

另

THE OTHER FACE

张脸

卢昌五 / 著

20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
某市发生了一连串
令人谈之色变的
恐怖事件……

2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力作

ZHONGGUODANGDAIKONGBU

另

THE OTHER FACE

张脸

卢昌五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张脸/卢昌五著.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1.11

ISBN 7-80606-509-1

I. 另… II. 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643 号

另一张脸

卢昌五 著

责任编辑:车 强

封面设计:李 栋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 印张 26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606-509-1/Z·53

定价:19.80 元

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造了一张。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内容提要

20 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H 省合谷市发生了一连串令人谈之色变的奇怪事件:

一些漂亮女人莫名其妙地连续遭到一个破帽遮颜、神出鬼没的男子的骚扰与跟踪,以致他们的亲属也几欲陷入灭顶之灾。其后,文化局副局长言萍在自己家小院夤夜遇“鬼”,亲眼目睹了已深埋地下几十年的国民党阵亡士兵列队操练的情景;电视台女主持人言红于结婚当日收到一件令她和丈夫失魂落魄的神秘“礼物”,悬挂在婚宴大厅的大红喜字瞬间变作漆黑一团;“扬帆”公司总经理言帆荒郊野外邂逅“三陪女”,事后发现妙曼的小姐竟是一个此前即被送到火葬场待焚的“女尸”;一名仙风道骨的黑衣老者出现在街头,用他那自编的歌谣向人们道出了几起“恶性事件”难言的“隐密”……

待一切真相大白时,善良的居民终于看到,恶积祸盈的人间“蠹虫”一个个浮出水面,正然受到了道义与法律无情的严惩。

目 录

一、倒霉活该 (1)

他搞不懂姓梅的女人怎么会有如此的本事,竟能划拉来这么一对人间尤物!地地道道不折不扣两棵摇钱树!

二、奇货可居..... (20)

他挣扎着坐起来,示意父亲靠在他的近前,偷眼瞧瞧四周,小声问道:“知道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么?”

三、有贼心,没贼胆 (43)

刘哨好生奇怪,随手拧开车门迅疾来到车外,朝身后望去: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妈的,莫非今晚见了鬼?”

四、妞子山遇险..... (64)

突然,头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块人脑袋似的石头挟着泥土从天而降……

五、雨夜惊魂..... (90)

一副白森森的人骨裹在棉大衣中,干枯无肉的骷髅毗着两排狰狞的牙齿,露出一对深深的黑窟窿……

另 一 张 脸

六、浑水摸鱼 (107)

“你们没觉得她的头上多了点什么吗？知道不知道，多了两只耳朵！今儿个我用这个帮她整整容怎么样？没有了这零碎，她可就漂亮多了！”

七、不是冤家不聚头 (129)

一道寸宽的刀疤在面孔上方斜过，似一条巨大的蜈蚣从额头直拉到鬓角，光秃秃的眉骨下面，一只变了形的眼睛被刀口牵引着，翻出了红鲜鲜的嫩肉，宛若一颗溃烂的野果。

八、这个女人不简单 (149)

一张大脸充斥着整个电脑显示屏，他俩都看清楚了，这眉心处的黑点并非照片上的污渍，的确确是颗痣！

九、腰中枉挂三尺剑 (170)

迎着他的是索迪一张乌油油的后背，他想都没想，一把尖刀便照直插了进去……

十、一个也不能少 (190)

“怎么着？你这是想让我……得！反正一个也是轰，一群也是赶，就这么着，全留下！”三个小姐听了不由相视一笑，立时，群狼抢肉一般围了上去……

十一、夜闻操练声 (211)

■ 蓦地，两条人腿从柜门里直愣愣伸出来，上面穿着血迹斑

斑的黄军裤,有一双破烂不堪的翻毛军靴套在脚上。

十二、东风恶,欢情薄..... (232)

杨瑾坐在台上先自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口大声念道:“毛主席说,小小环球,有九个苍蝇碰壁.....”

十三、黑色的婚礼 (252)

人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挂在那里的红喜字此刻竟变成锅灰一般颜色,似一群乌鸦落在墙上。

十四、叔叔,救救我..... (272)

恐怖的一声、凄惨的哭声顿时响彻整座校园,无论老师还是学生,谁都难以接受这一场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

十五、angel之死..... (292)

拿着公文包、手提袋的男人、女人,诧异地瞪着惶恐的眼睛,张望着,私语着,难以掩饰内心的好奇与惊悸。

十六、小“鸡”也无奈 (314)

“言总,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毛片’吧,光听人说外头有卖的……把你这张盘送给我,留个纪念,行不?”

十七、恶人自有恶人磨 (334)

言帆慌不择路地跑到车前,一把拽开车门顾头不顾屁股地钻了进去,然而,车内的情景却令他惊呆了:一个年轻美丽

另 一 张 脸

的女孩儿正端然坐着。

十八、莫道南风总向北 (354)

言帆“啊”地大叫一声，一屁股墩在地上，他看得明明白白，此物正是昨天分手时他送给那冰冰留作纪念的那个香包！

一、倒霉活该

空旷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2000 在飞一般行驶。

料峭的春风平静地荡漾在存有寒意的空气之中，无声无息地将一大早降下的浓雾吹得干干净净。太阳终于从云层中透出了昏黄的形体，圆圆的，小小的，像一张久病初愈的农妇疲惫的脸。

言帆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衔在嘴上，随着 18K 金打火机发出“铮”的一声清亮的脆响，一股浓烟在他脸前弥散开来。他接连猛吸了几口，原本纷乱的思绪竟伴随着车内渐渐混沌的气息慢慢清晰起来。

中午，言帆正在公司与员工们一起用餐，这是他老爹在“扬帆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成立时给他立下的规矩：凡无应酬，他这个总经理必须与员工坐在一块儿吃工作餐，以体现公司团结友爱、“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精神。他刚啃下一口馒头，喝了一口汤，手机便响起来。

“喂，哪位？”言帆边咀嚼边问。

“嘻嘻……听不出来吗，我是你姐。”

另 一 张 脸

从那轻佻的笑声中,言帆马上判断出对方根本不是自己的姐姐言萍。

“我是你大爷!快说,你究竟是谁?少跟我这儿充大辈。”言帆咽下一口馒头,喘上一口粗气。

“言总,怎么啦,这才几天,你就把你梅姐忘了?要不人说小白脸儿靠不住呢。”对方传出的是一种略带沉闷的女中音。

听到这儿,言帆立马站起身,一面支吾着一面快步走到了门外走廊里。他想起来了,来电话的是涌泉县“日日君王娱乐城”的老板梅若雨,一个有着一张长长的脸和一双斜吊着的凤眼的三十出头的女人。半月前,司机刘哨曾拉着他去“日日君王”潇洒过一回,梅老板亲自为他选了个“新疆妹”,包间费还特意打了折,自己一晕乎,不知怎么的,告别时竟把名片掏出一张双手递给了这位“梅姐”。据刘哨说,这位梅姐背景很深,有个舅舅在省里某部门主持工作,姐夫在本县担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这座拥有四层高楼,集餐饮、住宿、洗浴、消闲于一体总资产达上千万人民币的娱乐城也都有着他们的股份。梅若雨背靠大树,有恃无恐,凭着一副与生俱来的聪明脑瓜儿,将这一座皇苑“后宫”经营得有声有色、名气大噪。这里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凡服务小姐,一律统一编号,统一着装,佩戴胸牌,二十四小时军事化管理,没有“爹死娘嫁人”一类特殊理由一律不得外出。到这儿来玩的人,谁有钱,谁就是爷,谁就能享受“君王”一般的生活。仅仅一天的君王感觉,便给言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无论白天、黑夜,在他眼前闪映的总是那位“56号”——新疆妹妖娆的身材、凝脂一样的皮肤、洋妞似的娇艳的脸。这几天,因为忙于与包工

队结算工程款,才把这一次经历淡忘下来。此刻,听着电话里那带着磁性的略显沉闷的女中音,言帆感到一股躁热袭上心头。

“敢情是梅大姐呀,怨我这几天忙晕了头,耳背,没听出来。您是谁呀,忘了谁也不敢忘了大姐您呀!”言帆的口气立刻软了下来,很快找准了感觉。

“少贫!先把那‘大’字给我去了,我还没那么老,别一张嘴就大姐大姐的。”

“得,我该死,梅姐,这回行了吧?”

两个人如同两匹马啃痒痒,一递一口地逗着。

言帆看了一眼四周,走廊里空无一人,这才直奔主题。
“您有事儿找我?”

“废话。”梅若雨长出了一口气,“我这人也真叫贱,有好事儿头一个就想到了你,可不承想人家言总不领情,一眨眼的工夫就把咱给扔到脑袋后边去了。行,算我自找没趣。”

“别,姐,有好事儿您可千万别忘了您小弟弟,回头我请姐吃龙虾。您快说,千万别吊我胃口。”言帆不知不觉之中曲了腿,弯下了腰。

“算了,这次我饶了你。”梅若雨停顿了片刻,压低嗓音说:“昨天晚上我这儿来了一对‘姊妹花’,人长的嘛,虽不敢说天资国色、倾城倾国,可绝对算得上我这儿几十个女孩儿当中的佼佼者。一见面我就把她俩摁住了,没让她们出台。怎么着,姐我够意思不?”

“亲姐儿俩?”

“没错儿。绝对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

另 一 张 脸

言帆的心似猫抓一般痒痒起来，恨不能一时三刻立马飞到涌泉县。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清晨降下的这场大雾依旧弥漫在半空，似一团团白絮在翻滚、奔腾，周围的一大片建筑物被遮得全无了踪迹，仅可见窗前的一株粗树在迷蒙中晃动着模糊的身影。

他看了一眼手表，焦急地说：“梅姐，这会儿正下着大雾，能见度太低，我怕……怕开不了车啊，你看……”

梅若雨一下子放大了声音：“言总，来不来随您。我猜想言总一心忙生意、赚大钱，对这事儿没什么兴趣。不过，日后不要埋怨我没想着您就行了。”稍后，又找补了一句，“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雾转晴。”言毕，叭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言帆毫无目的地在走廊里连转了四五个圈，最后，终于下定决心穿风破雾直奔涌泉。

他在车里给司机刘哨打了个电话，告诉刘哨自己下午有个项目洽谈会，没有十万火急的事不要打搅他，便匆匆上了路。

因为下雾，窗前似罩着一层纱，言帆一路小心，瞪大眼睛紧盯着前方。他十分清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安全总是第一的，保护自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许多人往往在利益面前便毫不怜惜地丢掉了这一本能。他可不能犯傻，舍了小命儿，还论什么“君王”生活？

他发现，大雾正然开始渐渐散去，十步之外，已经依稀可见行人的眉眼了，心情随之变得轻松了些许。如此看来，到涌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一个小时足可以跑到。他在心里暗自勾画着几十分钟后就能搂在怀里的那一对“姊妹花”的音容笑

貌,从头设计到了脚,从里设计到了外,遐思增强了诱惑,他只感到一股热流漫布了全身,不由自主伸脚向油门踩去。

突然,只觉眼前一团黑影迎着他的车头扑了过来,惊得言帆一下打了个激灵,他急踩刹车,车身打摆子一般剧烈地蹦了个高,一声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响过,车停下了。

行人惊呼着,瞬间围在了车的四周。

一股冷汗从言帆的额头上淌了下来,他手抚胸口,连喘了两口粗气,这才打开车门,软软地走下了车。

一个四十多岁村妇模样的人躺在他的车前,一只大号的柳条筐紧贴在车轮下面,已被辗得面目全非,筐里的一堆西红柿稀稀烂烂流淌着红色的汁水,似一滩滩新鲜的血。言帆扶起了农妇,周身上下检查了一番。只见村妇的裤腿破开了一道口子,膝盖处渗出了几条血痕,脸因抢在马路上擦破了皮,沾满了灰土。看来自己的汽车并没撞上她,她只是一时恐慌,随即撇了菜筐,跌扑在车前。言帆心中不断念着阿弥陀佛,庆幸自己手脚麻利反应迅速,才没酿成大祸。他不免感谢起这一场大雾来,因为有雾,所以车速不快,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言帆见没有什么大事,遂心中释然,款言安慰了村妇几句,掏出一百块钱塞在她手上。

“俺这条裤子就值一百多,还有俺那西红柿……俺那伤……”村妇一手攥着钱,一手揪住言帆的衣角纠缠着。

言帆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只想尽快把人打发走,紧忙又拿出了一百。

村妇飞快地将钱抢在了手里,但仍不依不饶。“俺这会儿周身都觉得疼,一准儿是伤了骨头,你得带俺上医院。俗话

另 一 张 脸

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得负责到底。”

一个面目黝黑胡子拉茬的中年汉子推开众人挤到了前面,诈诈唬唬嚷道:“两百块钱就想把人打发了,这未免也太便宜了吧?你以为光上医院就成了,把她撞成了残废,怕是要一辈子当娘养起来呢!”

听了这话,有人跟着起哄道:“当娘都不行,得当奶奶,管吃管喝,养老送终!”

言帆明白了,今天倒霉,遇上了“碰瓷”的。转念一想,对待这种事光来软的不行,见你胆虚,他们反而会狮子大开口,变本加厉、没结没完。索性沉下气,从容地掏出一支烟“铮”地一下点了,轻轻松松喷出一口烟雾,将明晃晃的打火机在手心里转了几转,随后,板下脸喝道:“这事儿好办,不就是想找个地方理论理论吗?我奉陪了。上车,谁不敢上谁是孙子!”说完,转身一把拉开了车门。

村妇愣住了,偷偷与那汉子对视了一眼,轻轻摇了摇头。

“上啊,怎么都灰了?我那儿还正好缺个娘,愿意去的跟我走。”

言帆知道自己的“表演”发挥了效应,鼻子里哼了一声,径自钻进车里,点着了火。

村妇尴尬地笑了笑,弯腰捡起地上的几个尚完整些的西红柿,拉起汉子,一蹦一跳地钻进人群走了。

本想看一场大热闹的行人,见“好戏”竟如此草草收场,遂嘁嘁喳喳议论了几句一轰而散。

言帆心中叫着“倒霉”,后悔自己一时匆忙忘了查阅港商送给他的那册《皇历》。他信命,信得虔诚,信得执着,每逢打

算外出，他必会翻一下那本“宝书”，然后在观音像前燃上三炷香。今天，都是这一对“姊妹花”闹的，没顾得查书，也忘了烧香。他揣度着，《皇历》上今天那栏，肯定是“不宜出行”。

车终于开到了高速公路站口。站前冷冷清清，不见人迹。一个光光的秃脑袋从收费窗口探了出来，甩出了冷冰冰的八个字：“今日大雾，公路关闭！”

无奈，言帆只好叫一声“不顺”，掉头向国道驶去。因高速公路走不了车，国道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虽说雾气正开始逐渐散去，但人们丝毫不敢懈怠，大大小小的各式车辆排成了串儿，音色各异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

到了涌泉县，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原本一个小时的路程，言帆足足走了两个多钟头。

车直接驶进“日日君王娱乐城”的大门。这是一座极具明清古建筑特点又不失现代风格的四层楼房，宝蓝色的马赛克外墙，金黄的琉璃瓦覆顶，迎门斗拱飞檐高悬八盏宫灯，四根朱漆木柱分列两旁，各有一条镏金蟠龙张牙舞爪盘旋于柱上。涌泉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然而这一所豪华建筑却与该县的名声极不相符。眼下时值初春，乍暖还寒，这会儿虽然浓雾尚未散尽，可院内宽敞的停车场上却只剩下了有数的几个车位。

言帆走上台阶，台阶上铺着大红地毯，两扇清澈的感应玻璃门自动向两旁退去。尽管他只和刘哨来过一次，但这里的一切已不陌生。一楼是洗浴中心、游泳馆、保龄球馆，二楼是歌舞厅与餐厅，三楼是按摩房，四楼是客房。他乘电梯径直来到了三楼。

出了电梯，言帆一眼便看见了大厅里的梅若雨，正背对着

另 一 张 脸

自己向集合在一起的小姐们训话。服务小姐一水的白衬衣、蓝短裙，七八十个人分作三排笔管条直地列队在大厅中央，不摸门道的猛不丁看上去，说不准会误以为是女兵连在操练。因为离得远，听不清梅若雨在讲什么，但从那铿锵的声气之中猜得出话语的严厉与不可违拗。言帆心中暗自佩服着这个女人的能力，无论干什么，要想干好了都不容易，尤其是娱乐业，更尤其是中国的娱乐业，可谓刀刃上的生意，一不小心，便可能被一劈两半。他掏出一支烟点上，远远地看见上次“临幸”过的那个“新疆妹”正站在第一排中间，用一种企盼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四目相碰之际，遂暗暗赧起腥红的嘴朝对面的他嗽了一下。

梅若雨终于结束了训话，紧接着，人群中喊出一片清脆悦耳的口号声：

“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服从指挥，准确无误。

一丝不苟，周到服务。

企业发达，共同致富！”

随后，一片整齐的击掌，小姐们散开了。

言帆暗自琢磨着这几句口号，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这姓梅的女人真能出么蛾子，怨不得刘哨介绍说这地方全是军事化管理，愣编出这么一套哪都不挨哪的顺口溜以统一属下的思想，不过这最后一句倒还在点子上，到这儿来的女孩儿，哪一个不是做着“黄金梦”，为“致富”为大把捞钱才舍了脸皮干了这一行？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梅若雨发现了言帆，扬着一张长脸